

The Dawn of Sky

“Going outside to fight it out”

Brigadier John K. Lawson

19 December 1941

“Together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just
one random act of kindness at a time.”

- Ron Hall

Photo by Austin

目錄

關於我們	3
Sunset	4
不應違忘的歷史—聖士提反書院大屠殺	5-9
隨筆—沒有質量的殞落	10
簡史—托克維爾簡史1	11

關於我們

《脈絡》是由墨洛珀出版的部刊

每月其中一個星期日出版。

墨洛珀渴望成為擁有力量的學術部門，成為所有重要事物的底護所。

本部門以「知識為本，人性至上」作為宗旨，不止在天文領域保持專業，對其他未知的事物均會探究到底。同時，我們亦秉持「人文主義大於一切思想」的原則，致力保護所有的人性、哲理、科學。

因此，本部刊將會包涵各個知識領域，希望將知識宣揚開去，與讀者分享並討論。

Instagram: [merope.department.shelter](https://www.instagram.com/merope.department.shelter)

Website: pub.merope-shelter.com

現正誠邀各位讀者投稿，如有興趣請向墨洛珀 Instagram 查詢。

Sunset

Sunset Occurs everyday, but every time we see it, we would stop and admire it for a moment. Why would that be?

May be the meaning it carry. The end of a day? The uniqueness of it? The beauties of it? I could even be a reason that personal to you.

Personally I like sunset because of the temperature. It always the perfect moment. Not the hottest that annoys you, nor the coldest that make you sick.

The color of rainbow are shining up the sky in sequence is another amazing things, It shows the brightfulness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law of physics.

After the sunset, it come the darkness. In most of the region, there would be a few hours before you went to sleep. I believe it is a time for you to relax and reflect what you done well on that day.

Darkness might be scary for someone, try to look at the sky, and you might finds millions of star above you, and you realize that you are not along.

- Austin

**“There's never one sunrise
the same or one sunset the
same. “**

- Carlos Santana

不應違忘的歷史

聖士提反書院大屠殺

Darren

香港歷史可能只佔世界歷史洪流中的一小部分，但作為香港人，理解自身歷史十分重要，即使學校不教，亦不代表我們應就此違忘屬於自身家園的歷史。從今起，此期刊將會不定期連載「不應違忘的歷史」，各位讀者敬請留意。

聖士提反書院大屠殺發生於香港保衛戰後侵港日軍於聖士提反書院所進行的大屠殺事件。當中遇難者更超過一百人，更涉及強姦，酷刑等罪行。聖士提反書院本來為一所位於香港赤柱的基督教學校，並於香港保衛戰期間被香港政府臨時徵用為戰時醫院。



Jack Hawes /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 PA-145352

戰爭背景

香港保衛戰於1941年12月8日，由日軍渡過深圳河一刻正式爆發，並於12月18日正式登陸香港島。當時香港保衛軍決定將主力分為東旅及西旅，西旅由羅遜（John K. Lawson）准將帶領，負責港島西部防務。東旅則由華里士（Cedric Wallis）准將所帶領，負責港島東部防務。¹12月23早上3時，東旅正式撤離淺水灣，將防線退至赤柱²，並於赤柱崗至春坎角一帶築起由群山組成的防線，並正式失去與西旅的陸路聯系。當時東旅嚴重缺乏糧食以及彈藥等資源，幸好從水路得到協助，數艘魚雷艇從香港仔出發，為西旅暫時提供物資。而日軍亦切斷大潭水塘的食水供應，令東旅只能以嚴格配給制進行分配。³12月23日傍晚，來自工務司有關水供應問題的報告更反映出當時盟軍憂慮。當中列明實際上大潭水塘被日軍切斷供應，香港仔水塘已經不能使用，只有薄扶林水塘有少量供應。除了資源問題，軍隊士氣亦出現問題，東旅中有三個營已經不眠不休地戰鬥14天，近3天甚至沒有機會進食。相反日軍不論人員、資源以及休息皆十分充足，令部分低階軍人開始認為落敗不能避免，應減少無謂犧牲。但對高階軍官而言，失去香港從日軍入侵一刻已能預見，而香港能夠拖延日軍的每天每秒，皆能對英帝國的戰爭部署起關鍵作用，亦因此香港保衛軍應戰至最後一刻。⁴

12月24日，在港英軍失去赤柱崗，兩次反攻失敗後，春坎角佈防亦因此失去地利陷於苦戰。東旅指揮華里士准將認為平窄地較易防守，加上面對山群防線溝通困難，失去高地等問題，因此決定退後並重構防線。新防線為於赤柱峽，由三段組成，第一段位於赤柱村北，第二段位於聖士提反書院附近，第三段為於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至東頭灣。⁵12月24日20時50分，日軍派出三輛坦克正式進攻赤柱峽，經過一輪奮戰後英軍近乎被全滅，並於黑色聖誕節1時決定撤退到第二段防線。一小時後，第二段防線打響第一槍，香港保衛軍並沒有輕易放棄，由槍戰到最後與日軍近接格鬥。直至日出，日軍才能完全控制第二段防線，亦代表聖士提反書院正式落入日軍手中。⁶

當時聖士提反戰時醫院主要接收加拿大軍團、皇家蘇格蘭團與香港義勇軍（後稱皇家香港軍團）的傷兵，當時全部受傷士兵皆沒有任何戰鬥能力，甚至每一位傷兵都最起碼一處纏上繃帶。⁷

事件經過

1941年12月25日早上5時30分，槍聲依然響不停之時，大約200名日本士兵衝入醫院。當時聖士提反書院大約有95名傷者，大約65名位於禮堂，另外大約30名則位於課室⁸，醫療團隊則由G.D.R. Black中校（香港義勇防衛軍醫務隊）、P.N. Whitney上尉（皇家陸軍醫務隊）、寶雲道軍事醫院修女Miss A.F. Gordon與Miss Elizabeth A Fidoe、6位志願救護隊（包括Miss Andrew-Levinge、Mrs A. Buxton、Mrs. E.M. Begg與 Mrs. W.J.L. Smith）、5位聖約翰救傷隊華人護士與醫院雜工所組成。⁹但日軍無視紅十字旗，用刺刀刺插傷兵，並且不斷用刺刀刺穿屍體。Black中校嘗試投降，因此所有傷兵與職員理應被當成戰俘。及後Black中校嘗試關門阻止日軍進入，慘被日軍射擊頭部，並反覆用刺刀插向屍體。¹⁰Whitney上尉亦嘗試阻擋日軍，但亦被射倒與被刺刀刺插身體。¹¹有一位生還者士官長Begg憶述當時情況：「我十分肯定日軍進入醫院的目的，日軍用刺刀刺插他們能看見的所有床。」傷兵之一的士官長Begg當時與其護士妻子E.M. Begg躲於床下，即使日軍用刺刀刺插其床數次，但當時亦因此免於受難。¹²最終，日軍殺死禮堂中56位傷兵，禮堂裏只有一個出口，令其他人需要躲於床下或陰暗處才能暫時脫險。士官長Begg的證詞表示：「我能夠看見屍體橫置於血池當中，當時血流滿地，我那醫院的襪子亦滲滿了血，血甚至滲到我的腳眼處。」¹³

於當日早上，生還者一一被帶至一間細房，大約有40人左右。¹⁴日軍沒有提供任何食糧與水，及後將男女性分開，女性被帶到附近另一個房間。¹⁵男性生還者大多為傷兵，而由於缺乏物資與照顧，不少人身體情況急速惡化，有兩三位更因重傷死於細房內。¹⁶其後，日本士兵隨機地帶走細房內傷兵，並對其進行酷刑並殺死。悲鳴與尖叫響徹整個校舍，其中步槍手Mackey與E.J. Henderson於翌日被發現其屍首的眼、舌頭和耳皆被割去。¹⁷根據上等兵R.E. Brady證言表示當日加拿大步槍手E.J. Henderson於房內被一名日軍點名帶出房間，Henderson拒絕並認知日本將會對自己施加酷刑並殺害，經過一輪掙扎後最後被日軍拉到附近一間房間，期間房內眾人聽見他大叫「Don't do it! Don't do it!」其後叫聲停止。翌日早上，R.E. Brady發現Henderson屍體除了眼、舌頭和耳皆被割去外，其身體亦有多處被刺刀刺傷的痕跡。¹⁸當日傍晚，1941年12月25日17時，一位日本士兵向房間內生還者表示：「你們真的很幸運，香港已經正式投降，若非如此，你們都會死去。」¹⁹

事件經過

至於被帶走的女性生還者亦受到殘酷對待，所有護士，即使有紅十字會手帶，被帶到另一間位於上層的細房。4位華人護士不斷被日軍強姦，然後被帶走，從此消失，屍首未尋。²⁰3位英國護士被帶走，並於翌日發現被割去喉嚨的屍體（Mrs A. Buxton、Mrs.E.M. Begg與 Mrs. W.J.L. Smith）。²¹另有4位護士亦不斷被強姦，並於具三件華人屍體的房間內被強姦²²。而當中，Mrs.Gordon更表示自己曾被迫於其他死屍上面滿足日本士兵的性欲。²³最後於當日旁晚，一位較高階士兵表示該4位護士十分幸運，若香港遲三分鐘投降，她們都會死去。²⁴

翌日，所有尚具行走能力既傷兵皆因日軍用刺刀要脅，被迫搬運同袍的屍體與其染血的床單至由破爛書枱所成的火堆，將大量重要證據燒毀。²⁵其中士官長Begg宣問日本士兵自己妻子的下落，日本士兵表示：「你妻子十分低劣，昨夜嘗試逃走，這就是戰爭。」最後從屍體堆當中發現被殘割的妻子E.M. Begg。²⁶最後，該4位生還護士於日軍離開後依然盡忠職守照顧生還者，但無奈日軍破壞或帶走所有保暖物、衣服與藥物。直到27日早上，Stoker中尉（香港義勇防衛軍）才能到達醫院幫助該四名護士，而傷者亦於及後被帶走。²⁷

¹ Evan Stewart, *December 1941 Hong Kong volunteers in battle*, 2020 edition, 18.

² *Ibid.*, 48.

³ *Ibid.*, 51.

⁴ *Ibid.*

⁵ *Ibid.*, 53.

⁶ *Ibid.*, 58.

⁷ PRO, WO 235, file 1107, testimony of Miss E.A. Fidoe, 55.

⁸ Evan Stewart, *December 1941 Hong Kong volunteers in battle*, 2020 edition, 60.

⁹ Charles G. Rol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2, No. 1, 53.

¹⁰ *Ibid.*

¹¹ PRO, WO 235, file 1107, testimony of S.D. Begg, 69.

¹² *Ibid.*, 70

¹³ *Ibid.*

¹⁴ Evan Stewart, *December 1941 Hong Kong volunteers in battle*, 2020 edition

¹⁵ PRO, WO 235, file 1107, statement of James Barnett, 1.

¹⁶ Evan Stewart, *December 1941 Hong Kong volunteers in battle*, 2020 edition, 60.

¹⁷ PRO, WO 235, file 1107, statement of James Barnett, 3

¹⁸ PRO, WO 235, file 1107, statement of R.E. Brady, 1-2

事後討論與爭議

投降後，有保衛軍官員向日軍大佐提出有關日本帝國士兵於香港戰場所做的強姦與酷刑等行為，日軍大佐回覆若果指控屬實，犯人將會受到日本軍法嚴肅處理。及後，一名士兵憶述：「日本軍隊曾帶數位保衛軍軍人作證指控14位日本軍人於聖士提反書院所做的惡行。」日本士兵反駁槍擊行為乃正當行為，因為當時有炮火從醫院射出，而且即使被當作戰時醫院，亦發現持有槍械的士兵。表示當時戰線與醫院相近，令日軍未能確定禮堂內士兵是否正內埋伏，因此射擊士兵乃合理行為。亦指控香港所有戰時醫院的紅十字旗過於細，令轟炸機無法認清，加上保衛軍經常將機槍設於醫院附近，令日軍只能無視戰時醫院與紅十字旗。²⁸最後，於戰後的軍事法庭，多位生還者的證言使日軍難以開脫，包括多名證人表示當時醫院除了醫院團隊外沒有任何有能力戰爭的人員，加上多項酷刑與強姦的指控，令以上反駁不能成立，多位日軍指揮成為戰爭罪犯。

總結

聖士提反書院大屠殺只是二戰期間日軍對港犯下的其中一項戰爭罪行，實際上，超過1萬名女孩和女性於香港投降後一個月內被強姦，甚至近出現一段因姦受孕潮。²⁹作為香港人，不一定要用仇視日本的態度去看待此段歷史，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嚴肅對待家園的傷痛為對自身身份的尊重，理解香港的歷史，才能更加理解香港。每一年聖誕節，除了節慶與派對外，亦請不要忘記屠殺的死難者與保衛軍在港奮力作戰的歷史。

¹⁹ Evan Stewart, *December 1941 Hong Kong volunteers in battle*, 2020 edition, 60.

²⁰ Evan Stewart, *December 1941 Hong Kong volunteers in battle*, 2020 edition, 60.

²¹ PRO, WO 235, file 1107, testimony of Miss E.A. Fido, 60.

²² *IBID.*, 58.

²³ PRO, WO 235, file 1107, statement of James Barnett, 4.

²⁴ PRO, WO 235, file 1107, testimony of Miss E.A. Fido, 60.

²⁵ PRO, WO 235, file 1107, testimony of Miss E.A. Fido, 60.

²⁶ *IBID.*, 72.

²⁷ Evan Stewart, *December 1941 Hong Kong volunteers in battle*, 2020 edition, 60.

²⁸ Charles G. Rol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2, No. 1, 54-55.

²⁹ *IBID.*, 57.

沒有質量的殞落

棉籽

作為支柱的實在論一旦毀滅了，殞落之物連重量都沒有。

回顧歷史，日本戰敗後，天皇在國人心中的傳說崩塌，對於日本人來說，更是一種信仰形態上的分崩析離。神學實在論的毀滅，證明了實在主義的不可靠。此後，日本民族長期陷於一種「信仰之末」的狀態當中，經濟、社會環境不明朗，人們知道自己的信仰和文化已然解構，但仍未能從「信仰情緒」中脫身，此時的虛無和掙扎是處於矛盾共存的狀態。

常言「文學是情感與思想形態的倒影」（或承托物），而「失落」一詞在太宰治身上得到體現。作為貴族末裔，「頹廢派」的修治就像一個被拋棄（正好對應現象學中的「拋棄處境」）於陌生荒漠的孤兒，流著高貴的血，過最渾噩的生活。

日本的失落或許是實在論之死，是一種有重力而無質量的殞落，仿如村上春樹所寫的：「體內仍有所失之物的一縷殘照，如沉渣一樣剩留下來。」那殘留物並沒有成為「河底閃閃發光的金砂」，斜陽後的太宰治終究是無重量的沉沒於海裏，就是一整個時代的寫照。

「共同失落」是什麼、如何證明了實在論的虛偽？對我們又有何啟示？這是一個漫長的課題研究，下回告解。

預告：

- 一、何時「失落」？
- 二、文化實在論的危機
- 三、表徵
- 四、新啟示：科學實在論的來襲

簡史

托克維爾簡史1

狂泉

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生於1805年7月29日，他出生於諾曼底的貴族家庭。托克維爾一家是家道中衰的貴族家庭，他家原本姓克勒雷爾，其中一位祖上曾在1066年與征服者威廉在哈斯丁斯並肩作戰，並最後獲得了位於諾曼底托克維爾的封地，並在1661年以這一地名作其姓氏。而托克維爾的母親露易絲是當時的大律師馬勒賽爾布的孫女，馬勒賽爾布曾任巴黎高等法院稅務法庭庭長，並且在路易十五執政時曾正式授權出版狄德羅編寫《百科全書》，也是盧梭的通信對象，可見他與當時法國的思想界和文藝界等人相熟。亦顯示了托克維爾出生於這樣一個家世顯赫和充滿文藝氣息的家庭，可惜後來家道中落.....

出版資訊

日期：18/7/2021

版本：1.1

頁數：12

版面大小：Letter Size

作者：Darren, 棉籽, 狂泉, Austin

覆核人：Darren

如希望轉載墨洛珀出版內各文章，請向墨洛珀Instagram
[merope.department.shelter](https://www.instagram.com/merope.department.shelter) 查詢